

[安哥拉]

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

著

朱豫歌

译

贩卖过去的人

José Eduardo Agualusa

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贩卖过去的人

O Vendedor de Passados

José Eduardo Aguilar

「安哥拉」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 著

朱豫歌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贩卖过去的人

[安哥拉]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 著
朱豫歌 译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杨 沁
营销编辑：杨 朗
封面设计：崔晓晋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版：北京百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8.125 字数：127,000 插页：2
2023年8月第1版 2023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59.00元
ISBN：978-7-208-18407-7/I·209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贩卖过去的人 / (安哥拉)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著；朱豫歌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
ISBN 978-7-208-18407-7

I. ①贩… II. ①若… ②朱… III. ①中篇小说-安哥拉-现代 IV. ①I474.45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3)第128726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文
景

Horizon

如果我必须重活一次，我要选择完全不同的事物。
我想当挪威人。也许当波斯人。不当乌拉圭人，因为这
就像是搬了个街区。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目 录

小夜神	I
房屋	9
外国人	17
一艘满载声音的船	27
第一个梦	37
阿尔巴	41
若泽·布赫曼的诞生	47
第二个梦	61
光辉	67
一只蜥蜴的哲学	75
幻觉	81
我没有在第一次死亡中死去	85
第三个梦	89
风铃	97
第四个梦	105

我，欧拉利奥	111
童年的雨	115
在生活与书本之间	123
小世界	129
蝎子	139
部长	143
艰难岁月的果实	151
第五个梦	159
真实的角色	167
反高潮	175
无关紧要的人生	183
埃德蒙多·巴拉塔·多斯雷斯	189
爱情，一场犯罪	201
叶子花的呐喊	219
戴面具的人	225
第六个梦	231
费利什·文图拉开始写日记了	241
记忆、历史与重建中的国家——代译后记	247

小夜神

我在这栋房子里出生，又在这里长大，从未离开过它。黄昏时分，我将身体倚在窗玻璃上，凝望天空。我喜欢看着高高的火焰，看着疾行的云朵，还有它们之上的天使，成群的天使，发丝上抖落火花，宽阔的双翼在火焰中扇动。景象总是大同小异，但每一个午后，我都会来这里，愉快又激动，仿佛第一次见到这些。上周，费利什·文图拉来早了些，我吃了一惊，一边还在笑着，因为当时在屋外，一片混乱的蓝天之上，一朵巨大的云彩正转着圈，好像一条狗在试图扑灭烧着了尾巴的火。“唉，我不敢相信！你笑了?!”

生物的怪诞刺激到了我。我感到恐惧，却还一动不动。那位白化病人摘下墨镜，收进外套的里兜，然后满脸忧愁地慢慢脱下外套，小心地挂到椅背上。他挑出一张黑胶唱片，放上一架老旧留声机的唱盘。《给一条河

流的摇篮曲》，来自有“知了”之称的巴西女歌手多拉，我猜她在1970年代享有一定的声誉。让我如此推测的是唱片封面的图案，一个穿着比基尼的女人，她黑皮肤，很漂亮，背上绑着几只宽大的蝴蝶翅膀。“知了多拉，《给一条河流的摇篮曲》，时下流行”。她的嗓音在空中燃烧。最近几周，这已经成了黄昏的背景配乐。我将歌词牢记于心。

什么也没有过去，什么也没有终结

过去就是

一条入睡的河

而记忆是一道

变化莫测的谎言

河水入睡了

白昼也在我的膝头

入睡了

伤痛入睡了

还有苦难

也入睡了

什么也没有过去，什么也没有终结

过去就是

一条睡着的河

宛如死去，气若游丝

唤醒它，它将跳跃

在一片呼声中

在灯光下，费利什等待着钢琴奏出的最后几个音符也消散而去。接着，他转动一张沙发，让它对着窗户，动作几乎没有声响。最后他总算坐下，伸开双腿，叹了口气：

“不敢相信！‘小东西大人’刚才笑了?! 绝对是新奇事……”

我感觉他有点疲惫。他凑近我的脸，我能看清他充满血丝的眼眸。他呼出的气息将我的身躯包裹。是一种尖酸的温暖。

“糟透了，你的皮肤。咱们肯定是一家人。”

我一直等着这个。若是我说得出话来，肯定很没礼貌。我的发声器官却只许我发笑。但我还是试图冲着他的脸发出一阵激烈的大笑，某种能吓唬到他的声音，好让他从我这里走开。可是最后我只能发出漱口般微弱的

声音。一直到上周，白化病人总是对我视而不见。但从那个时候起，就是从他听见我笑的时候开始，他就来得更早了。他会走进厨房，再出来时拿着一杯木瓜汁。他坐到沙发上，与我共享这场落日之宴。我们会交谈，或者说得更明白些，他讲话，我倾听。有时候我会笑，而这就让他满足了。我疑心一条友情之线已经将我们连在了一起。周六晚上，白化病人会领过来一个姑娘。都是又高又瘦、身体柔软的年轻女孩，双腿如鹭鸟般纤细。其中几个进来的时候还有点害怕，只坐在椅子边上，避免与费利什面对面，难以掩饰内心对他的排斥。她们喝点饮料，一口一口地喝，接着便默默地脱下衣服，躺下来伸展身体，手臂在胸前交叉，等待着他。

另一些女孩就更加大胆，她们贸然在屋子里乱逛，对着银器上的光泽与家具的品质指指点点。但她们很快又回到客厅里来，房间和走廊上成堆的书籍让她们吃惊不已，尤其还有戴高帽与单片眼镜的绅士肃穆的目光、罗安达和本格拉的贝桑加纳女人们玩味的目光^[1]、穿节日礼服的葡萄牙海军军官惊奇的目光、一位 19 世纪的

[1] 罗安达是安哥拉首都和第一大城市，本格拉是位于安哥拉西部的港口城市。贝桑加纳在安哥拉常用语言金邦杜语中意为“受祝福的女士”，多指仍遵循传统习俗且受人尊敬的年长女性。——中译注，下同

刚果王子疯狂的目光，还有一名著名的北美黑人作家挑衅的目光，所有这些人都在金色的边框中摆着永恒的姿势。她们又在书架上找起什么唱片。“你这儿没有库杜罗^[1]吗，先生？”既然白化病人那里没有库杜罗，自然也没有基宗巴^[2]，既没有奇迹乐队^[3]，也没有保罗·弗洛雷斯^[4]，这些时下的大热门。最后她们还是挑了一张封面最华丽的唱片，通常会古巴的调子。她们跳起舞，在木地板上织出细小的舞步，同时一个接一个地解开衬衫的纽扣。完美无瑕的肌肤黝黑湿润、熠熠闪光，和白化病人干燥又粗糙的粉红色皮肤对比强烈。我什么都看见了。在这间房子里，我就像一个小小的夜晚之神。而在白天，我沉睡着。

[1] 起源于安哥拉的一种传统歌舞。

[2] 起源于安哥拉的一种双人舞蹈，特点在于流畅的动作。

[3] 安哥拉著名流行音乐组合，由五名音乐人组成。

[4] Paulo Flores (1972—)，安哥拉音乐家，使用葡萄牙语和金邦杜语写歌，经常以音乐揭露安哥拉的政治与社会问题。

房屋